

批判的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媒體識讀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CHUNG

批判的 媒體素養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CHUNG

序 言

炎熱的七月天，遊覽車在蕪湖往南京的路上顛簸，駕駛師傅應訪安徽師範大學的台灣世新大學學生要求，重複地播放一首大陸正火的歌曲「兩隻蝴蝶」伴唱影片。這對早已和當代流行歌曲脫節的我們而言，真是難以忍受的煎熬。

「親愛的，你慢慢飛，小心前面帶刺的玫瑰；親愛的，你……」，二十多位同學起勁地跟著唱，誓言一定要把這首歌學會，回台北後唱給沒來的親朋好友聽。是旋律？是節奏？抑或是歌詞？到底是什麼讓海峽兩岸的年輕人著迷，卻又讓我們幾個年長的教師覺得厭煩？音樂、影像、文字共同再現的是海枯石爛、地老天荒的永恆愛情。同學們的憧憬，成了老師訕笑的荒誕？可惜不能轉台，又不忍或不好意思打斷學生的興致。

年齡？背景？什麼樣的不同造成這種品味差異？我們還在思考著……

「為什麼VCD那個男生比女生老那麼多？」

「別傻了，男蝴蝶叫女蝴蝶小心慢慢飛，當然男生要比較大囉！」

「才不會！你怎麼知道是男蝴蝶叫女的慢慢飛，也許是女蝴蝶提醒男的要小心，下面不是說有帶刺的玫瑰嗎？當然是女的提醒男的啦！」

「你們講什麼啊？為什麼不是兩隻男蝴蝶或兩隻女蝴蝶呢？」

啊，同行的老師們相視大笑：「批判的媒體識讀！」

車行至南京，大家準備搭機返台，忽然驚覺到，我們正輕輕附和呼唱著：「親愛的，你慢慢飛……」。傳播／媒體的力量！

※ ※ ※

去年（2004）十月，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小組」編寫了一本授課教材「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並以「試行版」形式出版。媒體識讀是世新大一的必修課，由十六位老師教三十四班，規模龐大。老師們的教法和評分方式雖然多元，但對課程議題的看法卻相當一致。我們期待同學不僅能夠「辨識媒體、解讀訊息」，還要具備監督、改造媒體的決心、知識和基本能

力；一學年來，教師的講授、師生的互動討論，以及學生在課外的作業、實踐，累積了許多寶貴經驗。同時教授七個班級、四百多位學生的余陽洲老師將這一年的經驗加以分析和歸納，確實具參考價值，因此列為附錄，與讀者，尤其是採用這本書的教師分享。教學小組還根據成員們的經驗以及讀者和同學的建議，增修了「試行版」的章節：其中有些增添了新內容，有些則在文字加以潤飾修訂。我們原本計畫編寫流行音樂、電影、漫畫等章，可惜因作者們未及配合，目前只有李泳泉老師撰寫的「電影就是『好萊塢』？」能在這一版與讀者見面。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我們將新版書名改為「批判的媒體識讀」，除藉以區隔名稱相似但內涵有別的其他著述，更是為了凸顯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育強調的批判和實踐取向。

成路華

2005年7月

成 序 (試行版)

強調這本《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做為試行版有兩層意義：一是雖然所有篇章的執筆者都任教於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但因為專業領域不同，背景經歷各異，要對「媒體識讀」這門課取得共識，發展出大家都認同和願意採用的教材談何容易。

一年多以來的實際教學經驗和定期討論，讓我們各自的想法有機會接受挑戰並得到澄清，同時在部分關鍵概念取得共識。不過，仍有些問題尚待時日切磋解決。

其次，一本好的教材必須建立在學生的回應上。學術論文常以深奧難讀為標誌，教科書則反之，非但要求言簡意賅，適合學生的程度，最好還要能讓學生產生興趣，引發主動學習的意願。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決定推出「媒體識讀」試行版，一方面宣示它的可塑性以及我們追求建立一個批判性媒體識讀品牌的決心，另一方面企求落實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以老師學生互為主體的教學理想。

回顧這門課在台灣的發展歷程，政治大學首先於千禧年開設「媒體素養概論」非同步網路課程，世新通識教育中心隔年亦籌辦「媒體識讀」，並於下個新學年度增設網路教學，而且在2003年秋季起，成為大學一年級必修課。大約同時期或稍晚，慈濟、元智、佛光、陽明、國北師等校，也紛紛辦理同名課程，其中國北師更分別開有碩士班的「媒體素養專題」及「媒體識讀教育研究」。往後，還有靜宜大學的進修推廣部和世新終身教育學院，也都嘗試開設媒體識讀課程。至此，這門課在台灣高等教育學府，已然扎根並漸漸形成一股潮流趨勢。

另一方面，置身資訊社會，閱讀書報雜誌、聽廣播、看電視、撥打手機，或者使用電腦、上網等，可說是現代人維持生活／存的基本動作。放眼國內傳播媒體，除長期致力於識讀教育的《台灣立報》、教育電台、公共電視之外，也還有許多商業媒體機構，相繼投入識讀節目／活動的推廣。因此，在似乎人人都懂、人人可談的情況下，「媒體識讀」更成了一門重要的生活學問。

即使如此，以較為嚴謹的標準來檢視，「媒體識讀」作為剛起步的科目，其實還有許多地方待辨正、釐清與改進。惟有望深責切，識讀課程方能避免淪為隨興、流行的教與學，也才能夠紮穩根基，進而孕育出理想的社會公民。

這正是我們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老師們，之所以撰寫《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試行版）的理想所在。

成 序

於世新大學

2004年10月

羅序(試行版)

2000秋,我奉命接掌學校之通識及共同課程,由於世新大學是以新聞傳播起家,而個人對媒體問題也甚為關切,所以相關之通識(及共同)課程就成為我檢視的焦點。其中,「電子計算機概論」及「傳播與社會」這兩門課程,特別引發我一些想法。

我當時的設想是:「電子計算機概論」做為通識課程,在國內大專院校行之有年,顯示國人對於新興科技的重視,但特別是從「人與媒體」、「人與新科技」的觀點來看,那樣的重視顯然還缺少一份人文關懷——只關注表面的利益/方便性,而忽略了人們在新科技/媒體環境中,可能遭逢的困難。至於「傳播與社會」,單就名稱而言,雖然能夠填補上項缺憾,但仍偏重引介不同媒體之運作及相關傳播學理,至於媒體與人(社會)之關聯,尤其是具批判性的見解,則少有闡述。

就個人而言,從人文通識觀點出發,面對日新月異的媒體科技,一項亟需回答的問題是:在電視和其他新媒體興起之後,人們原本在印刷媒體主導下之健康有序的自我成長——尤其是道德之自我發展——環境,已然呈現惡化趨勢,而原先做為傳承教化之主要機構的家庭和學校,既為新媒體所取代,則人們應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為了回應此問題,我認為「傳播與社會」實有必要發展成為一門「批判的媒體識讀」課程,以幫助學習者建立一套「視(聽)覺防禦」機制,進而減少新興媒體可能肇致的傷害。正如傳播研究顯示,電子媒體之所以能夠對人們發揮重大影響,不盡然在於其內容的合理性,反而往往是因為人們不加「防禦」所致。的確,新傳播科技能夠超越傳統印刷媒體,建構一個更為疑似「真實」的世界,正因為人們輕忽此一「虛擬」環境,終致使某些荒誕不經卻又近似真實的傳媒訊息,形成污染敗壞之惡質效應。批判性的媒體識讀教育,即在於強化閱聽大眾的穿透力,以審慎思辨當前媒體環境。

世新大學擁有完整的傳播系所,又長年開設「傳播與社會」,自然極為關注此一趨勢/現象;於是,我開始在通識課程中試點,力邀余陽洲老師研商推動「媒體識讀」課程,稍後並有當時尚在博士班就讀的管中祥老師參與。

推行之初,人力、物力均缺,但我們只單純考量這門課對於學生乃至整個社會的意義,反正「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未來就看機緣如何。很幸運的,第二年我們就從教育部「提升大學基礎教育」的計畫中得到一筆為數不多,但頗有時雨之效的補助款項,容許我們用四年時間去建立一個媒體識讀教學網站,得以購置種種構思教學、設計教材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資料等,並延請助理來維護網站和整理資料。更幸運的是,第三年我們又碰到成露茜教授,她剛接掌本校新聞傳播學院且銳意進行創新嘗試,「媒體識讀」就此成為和「傳播與社會」平行的共同課程選項。另外,在成院長的號召與大力支持下,除了原有網路教學內容,傳播學院的老師亦紛紛投入,合力撰寫一份文字教材,這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如果沒有這些老師們奉獻個人寶貴時間,投入寫作和討論修改,目前這套教材是無法順利完成的。在此,再次向她/他們表達謝意。

最後,關於本書之定名為《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必須向讀者說明,我們之所以選用「批判」一詞,特別是希望強調其中蘊含的自我批判/反思之意涵。亦即,「批判」並非一味指責對方/他人,而是要將自己與批判對象視為「一體」,也唯有「閱聽人與傳媒一體」,共同思辨當前的媒體問題,並承擔改革任務,如此才能長養吾人寬以待人,包容異己/另類之心。只有如此,才能培養批判者之責任心;反之,「批判」倘淪為修理他人之武器或樂事,非但對批判對象之影響有限致無法改革現況,批判者自己亦終將成為被批判、改革的對象,這就完全違背了我們的初衷。

羅曉南

於世新大學

2004年10月

批判的媒體識讀

【目次】

序言——	ii
成序(試行版)——	iv
羅序(試行版)——	vi

第 1 篇 導論 1

第一章 「媒體識讀」的素描與想像◆余陽洲	3
第二章 多重觀點下的大眾傳播媒體◆余陽洲	21
第三章 新傳播科技放大鏡◆管中祥	33

第 2 篇 媒體產製 45

✓第四章 媒體產業結構◆達明道	47
✓第五章 電影就是「好萊塢」?◆李泳泉	59
✓第六章 新聞工作者◆林富美	75

第 3 篇 文本類型分析 91

✓第七章 閱聽大眾的新聞入門◆余陽洲	93
✓第八章 消費大眾的廣告入門◆余陽洲	103
✓第九章 綜藝?綜義!眾議!◆管中祥	115
✓第十章 電視劇節目◆陳一香	129
✓第十一章 解讀訊息——以報紙為例◆董素蘭	145
第十二章 解讀媒體中的性別意涵 ——以平面廣告為例◆林宇玲	159

第 4 篇 意識型態與再現 175

第十三章 年齡與媒體再現◆蔡美瑛	177
第十四章 種族與媒體再現◆林思平	195
第十五章 階級與媒體再現◆夏春祥	207

第 5 篇 行動閱聽人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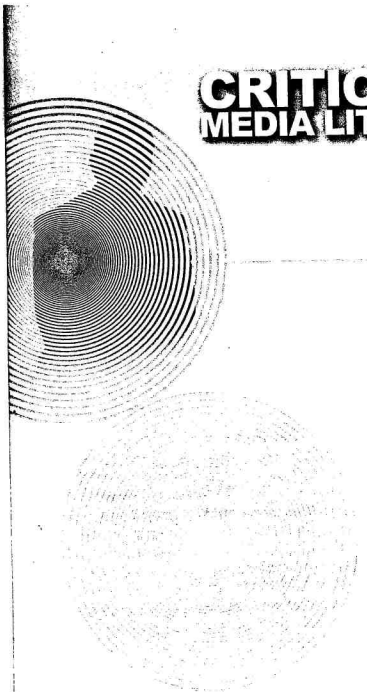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閱聽人的傳播權◆管中祥	231
第十七章 閱聽人當家作主——單兵作戰篇◆余陽洲	243
第十八章 閱聽人當家作主——眾志成城篇◆余陽洲	255
第十九章 另類的媒體實踐◆成露茜	269

名詞解釋——284

附錄：媒體識讀的實作、實作的媒體識讀

——一門新課程的源起與教學經驗談◆余陽洲 294

編者與作者簡介——315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第 1 篇

導論

「媒體識讀」的素描與想像*

◆余陽洲

在當前社會，大眾媒體與傳播新科技是人們聯繫彼此、建立關係，以及熟悉生活環境的主要工具。因此，翻閱書報雜誌、聽看廣播電視、欣賞電影音樂，或者使用手機、上網等平常動作，也是現代人維生的基本行為。傳播媒體既如此重要，我們又怎能不多加認識了解！

另一方面，在肯定傳媒的功能和優質表現之餘，大家不該輕忽，媒體亦具有引發人類衝突、阻礙社會進步的破壞力。尤其是2004年總統大選，國內民眾理當印象猶存：選舉前後許多新聞媒體淪為黨政宣傳機器或報票出現灌水的荒誕行徑。大眾傳播媒體已然成為台灣公認的社會禍源之一；對此，閱讀大眾更要充實「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知能，以因應新聞報導偏頗、民調數字造假、廣告誇大不實、收視率失真等等，許多令人憂心煩心甚至痛心的媒體亂象。

更積極些看，傳媒體系能否正常運作／健全發展，端賴於具備識讀知能的公民。自1930、40年代以降，歐美等先進社會即陸續規劃實施媒體識讀教育；我國教育部也在民國91年10月，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2002)，宣示從小學以迄成人教育全面推動識讀課程，以便養成具備主體意識、能夠獨立思考的理想公民，進而實現「健康的媒體社區」之願景。

一、「媒體識讀」的意義

1. 從「識讀」到「媒體識讀」

由「literacy」轉譯而來的「識讀」一詞，並非習常中文用語，所以人們初聞「媒體識讀」，或許感覺陌生而未能迅速體察其義。因此，本文先行引介「識讀」的原／英文意義，接著再界說「媒體識讀」的定義。

根據《韋氏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1988: 789)，「literacy」的第一個解釋，特別是指涉讀、寫的品質或狀態，再則為如(使用)電腦等的各類知能(knowledgeability)或才能(capability)。換言之，「識讀」即有關運用文字的能力，但亦含括其他方面的知識才能。

隨著科技進步與傳媒形式的發展，當今閱聽大眾識讀媒體的知能，也早由文字推展到聲音影像，乃至於電腦資訊形式。正如Frechette(2002: 24)所言，「當結合媒體與識讀時」(when combining literacy with media)，人們開始從以印刷為基礎的讀寫領域，轉向充滿非線性的記號與符號的視覺世界。知名電視製作學者Zettl(1998)即指出，「讀」、「寫」業已延伸到其他領域的能力，分別等同於(種種)媒體訊息的「解碼」(decoding)與「製碼」(encoding)；類似地，Johnson(2001: 15-16)亦認為，「讀」可以被視為「分析」傳媒，「寫」則屬傳媒的「產製」。

根據前學工具書和學者們的解說，「literacy」之意涵既可／已超越書寫和閱讀範疇，則媒體教育工作者不應劃地自限，一味著注於文字印刷媒體。

「識讀」／「媒體識讀」的意涵，尚可依循不同的情境脈絡，或是根據特定觀點與理論架構界定之(參見Alvermann & Hagood, 2000; Rubin, 1998)。儘管百家爭鳴，下面舉出三則簡潔程度有別、分具特色的定義，並配合解釋：

(1)「媒體識讀」是一種閱聽人接觸媒體時，積極藉以詮釋訊息意義的觀點(perspective)(Potter, 2001: 4)。

「觀點」，是指人們認知理解事物的知識結構；簡單說，「觀點」也就是看待事物的立場或角度。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知識結構／位置有別，每個人對媒體的認識與意義解讀，自然各不相同。

以賞析好萊塢007系列電影為例，立足於衝突觀點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著重的是，英國間諜詹姆斯·龐德與「壞人」之對立爭鬥，意味著鞏固政府權威或西方利益；換從「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角度切入，龐德周旋在眾美女當中的風流行為，實為「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表徵；同樣析論龐德的異性情緣，「女性主義」(feminism)觀點則可能強調，刻板印象化的龐德女郎，根本就是深化父權宰制的花瓶角色。

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

源自古希臘悲劇，劇中主角伊底帕斯王因神諭他將弑父娶母，一出生便被拋棄荒野，成人後一心想逃離命運擺布，但神諭成真乃自刎失明、棄井離鄉而去。弗洛伊德認為，伊底帕斯王有潛意識的戀母情結，因此透過弑父娶母來滿足孩童時期隱藏性衝動所形成的願望。「戀母情結」即用以指稱，孩童成長階段之愛戀母親、憎惡父親的心理狀態。

識讀既然立足於特定觀點，閱聽人倘有能力移換位置或角度，得以欣賞領會的媒體／訊息意涵，亦將隨之更為豐富。

(2)「媒體識讀」指透過印刷與非印刷的種種格式(format)，近用、分析、評估，以及傳播資訊的能力(Considine, 1995)。

上項定義指出，識讀涉及運用各種媒體的本領，除了分析、評估訊息，閱聽人也應該具備「近用」和「傳播」的能耐。此外，媒體教育學者Considine特別聲明，這一則廣獲北美媒體教育組織與領導人物認肯的定義，不但包含識讀的讀(理解)、寫(創造/設計/產製)才能，也融入寄寓在「分析」與「評估」之中的批判力。

(3)「媒體識讀」協助學習者，針對大眾媒體的本質、運作技術及衝擊，發展出透徹和批判性的理解。具體而言，識讀教育的目標在於，增進學習者了解與欣賞媒體如何運作、產製意義、組織，以及建構真實，並賦予學習者創造傳媒產物的能力(Duncan et al., 1989)。

本則由曾經訪台的加拿大「媒體識讀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發起人Duncan教授，協同其他專家學者研擬的界說，除列舉教學內

容，並且展現了較為宏觀的考量。根據定義，媒體識讀教育意在提升學習者的識讀知能，但也擴及傳媒的掌握運用和對於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的認識。

媒體識讀協會（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

為北美最大的媒體識讀組織，1978年成立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組織成員來自全加拿大、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老師、圖書館員、顧問、家長、文化工作者和媒體專業者，她／他們共同關心的主題是媒體對於當代文化的影響。媒體識讀協會透過探討：媒體如何運作、組織，以及建構事實等問題，來增加學生對於媒體產製意義的理解和興趣。協會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學生發展出一套對於媒體本質、媒介溝通者所使用的技巧及其所帶來的影響的認知和批判性的理解。重要的是，透過協會的努力，安大略省成為近來北美唯一頒布規定媒體識讀為七到十二歲孩童語言藝術必修課程基本的一部分之地區。

這個組織的任務還包括下列目標：

1. 提供建議和人力，舉辦研習說明會。
2. 協助教育工作者將媒體研究與既定課程結合。
3. 協同整理教育部安大略省教師聯合會（Ministry of Education-Ontario Teachers Federation）媒體識讀手冊（Media Literacy Resource Book）。
4. 出版媒體識讀電子報，介紹與媒體識讀相關的理念、事件和回顧。
5. 做為媒體識讀觀念、進程綱要、資源的交流中心。
6. 籌辦媒體識讀會議和研習營。
7. 做為媒體工業、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媒體機構的中介橋樑。

起始於安大略省，其他地區如 British Columbia、Saskatchewan 和 Nova Scotia 的媒體識讀組織也在該協會的支持和指導下相繼成立。

2. 「識讀」、「素養」，與「公民教育」

必須一提的是，「media literacy」另有「媒體素養」、「媒體公民教育」等相通的中文轉譯。以教育部《「媒體素養通識教育課程研究室」之成立與規劃》結案報告（陳世敏等，1999）為例，其中除「素養」外，研究人員也採用了「識讀」、「公民教育」，以及「視讀」等同義詞^②。

上舉中文譯詞，必然存有語意的差別，從而帶來不同理解與感受，但國內目前仍少見析辨比較各詞的意義與使用。所以，底下嘗試釐清媒體之「識讀」、「素養」，與「公民教育」的要義，一方面回歸「知其所以然」的學習真諦，同時藉著申論三者特色或不足處，表明本文／課程採用「識讀」名稱的理由。

首先，查閱工具書^③，「識讀」是中文字面上最接近「literacy」的翻譯（即「讀寫能力」）；其次，「識」、「讀」之「審查」、「判別」、「辨認」及「閱讀」、「研習」意含，不僅吻合媒體教育所欲推廣的知能，亦能直接反映英文「literacy」的基本意涵。況且，只要稍微推敲「識」、「讀」二字，不難聯想到「認識」、「辨識」及「閱讀」、「讀取」、「解讀」等動作／意義；如果再轉衍為「認識、解讀媒體」或「辨識媒體、解讀訊息」的標題形式，非但簡單易上口，相信也少有人會記不牢或未能清楚其義的。

但誠如第一節所述，「識讀」畢竟是新創詞彙（如同傳播領域的「閱聽人」一詞），社會大眾的接觸、了解仍然有限。在多數民眾不熟悉的情況下，也難怪國內社區大學「媒體識讀」課程每每開課不易^④。另外，「識讀」指涉的種種動作，或許太過技術導向，致令人忽略背後的深層意義與理想目標。不過，話說回來，「literacy」或「讀寫」、「識讀」原即具有主動創造的意味，因此凡能夠落實識讀知能的閱聽大眾，不也就是「具備主體意識、能夠獨立思考」的當代社會公民？

再論及「素養」一詞，既是現成的中文語彙，理當親切可解。問題在於，隱含道德論調且含意空泛的「素養」，並非吾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用語，而且翻查任何辭典，相關解釋不外乎「平日的修養和訓練」云云。易言之，如未詳加申論說明，一般根本難以自行領略「素養」應用在傳媒領域中的切確意義。曾經，在國內媒體識讀推廣中心舉辦的第七期種子師資培訓活動

中，參與研習的七十五位國中小學教師裡，僅四或五人贊成「素養」一詞（而約有八成研習教師偏好「識讀」的名稱）。2004年暑期，在國立教育研究院舉辦的「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研習活動中，更有中學老師直言反對「媒體素養」一詞，因為該名稱容易讓人產生混淆，誤以為是媒體工作者的素養^①。正因為不容易掌握其義，「素養」有時反而造成誤會，甚至形成推廣媒體教育的阻力^②。

不過，「素養」一詞包羅廣泛，含納多項知識能力，可以說更具備整體觀（參見吳翠珍，2004）。但也因此，「素養」似不宜獨立成為一門科目；這也就是為什麼，育成現代國民的種種素養固然重要，但各級教育卻不多見開設「人文素養」、「科學素養」、「政治素養」、「經濟素養」等同名課程。反之，根據民國72年頒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具科學素養的國民」之自然科學學科，即包括有生物、理化等專門科目。

相形比較，「識讀」較能明確代表運用傳媒的知／常識與能力，「素養」則著眼於有關知能的平時／終身修為表現。據此，或可將兩者視為進程先後有別、範圍大小不同的學習訓練。就課程安排而論，教學首重充實學習者的「識讀」知能，然後再考量教學條件／資源及配合個人生活環境強化之，以期待學習者在日常中能夠發揮所學、持恆實踐，進而體現「素養」的要義。

更進一步看，「識讀」、「素養」不該／會只講求個人的充實知能與作為表現；亦即，媒體教育除培養完善其身的閱聽人外，還應造就具備集體意識，能夠積極參與公共論述的社會成員。因此，本課程又可以稱為「媒體公民教育」。只是這樣的名稱，彰顯教學宗旨遠勝課程內涵。再由於行之有年的「公民教育」，往往予人以（保守的）政治和生活學習之觀感，致使淡化了課程注重的批判性與媒體角色。另外，也有論者表示：既然是公民教育，何以不從中小學課程出發，卻延至大學階段——而且還局限在傳播專業領域或通識選修課程？

總之，「media literacy」譯稱「媒體識讀」、「媒體素養」或叫做「媒體公民教育」，各有其獨到處。如果是國家媒體教育政策的通盤規劃，「媒體公民教育」之說堪稱允當，而為凸顯媒體教育的目標／理想境地，「素養」或「公民教育」名稱亦恰如其份。然若側重辨識、解讀、評估等相關知能的充實提升，不管是短期研習或單一科目，最能明白揭示課程意涵且較無誤導失焦

之處者，似非「媒體識讀」莫屬。

二、「媒體識讀」課程內容

「媒體識讀」的課程內容，大致可以參照傳播學先驅 Lasswell 提出的「傳播者」(who)、「訊息」(says what)、「傳播通道／媒體」(in which channel)、「閱聽人」(to whom)、「效果」(with what effect) 五大元素／領域編排設計。譬如，英國媒體教育工作者 Lusted (1991: 7)，即提出屬於傳播者／

Lasswell 模式 (Lasswell's model of communication)

Lasswell 提出分析大眾媒體的五點路徑，為了要真確了解大眾傳播媒體的意義系統，必須要問下列問題：

1. 誰？
2. 說什麼？
3. 在什麼通道？
4. 向誰說？
5. 造成什麼效果？

媒體通道的「機構」、使用傳媒／接收訊息的「閱聽人」(audience)、偏向訊息內容結構的「語言」與「敘事」(narrative)，以及跨領域的「再現」(representation) 五個教學核心概念。晚近再版的《Media Literacy》一書 (Potter, 2001)，著重於探討媒體的「內容」、「產業」與「效果」。再回顧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 Masterman (1985) 之里程碑著作《Teaching the Media》，其中亦得見傳媒機構／經營者與從業人員、(訊息)修辭、閱聽人等的章節主題。本課程參考這些專論著述，再衡量教學與教材編寫資源等條件，決定傳播者／媒體營運、傳播內容／訊息、接收者／閱聽人三大重點，並依序發展出下列教學主題／篇章：

- 媒體：不同學理觀點下的大眾傳播媒體、傳播新科技
- 媒體產業營運：媒體產業結構、媒體／新聞工作者

蘭·馬斯特曼 (Masterman, Len)

蘭·馬斯特曼是英國諾丁罕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對於英國、澳洲、歐洲和北美的媒體教育發展影響深遠。他撰寫《Teaching the Media》一書，是媒體識讀領域裡具開創性和基礎的一本。其他著作還包括《Television Mythologies, 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 News, and 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蘭·馬斯特曼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和歐洲議會的顧問，協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起草媒體教育宣言。

- 媒體訊息及解讀：新聞、廣告、綜藝節目、電視劇
- 媒體再現：性別、年齡、種族、階級／社經地位
- 閱聽人：傳播權、個人與集體的制衡媒體行動、另類媒體

在此必須特別說明，上述主題重點，並非「媒體識讀」專屬。國外即有學者指出，本課程的名稱與教學內容，亦可等同或見諸於「大眾傳播介紹」、「大眾媒體介紹」、「大眾傳播與社會」、「媒體與社會」、「媒體與文化」(Baran, 2004: xxii)，本地教學工作者也有類似的看法、經驗^①。但嚴格說來，兩類課程雖有重疊，仍非完全相符；較諸《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DeFleur & Dennis, 2002)、《Mass Media VI》(Hiebert, Ungurait, Bohn, 1991)等書，前舉之識讀相關著作，並不側重引介「傳播」(communication)的意義、類別、模式等傳播基本學理，也未陳述媒體發展史或新聞傳播專業表現，更沒有提及傳媒與政府的關係、新聞道德與法規等等，傳播／大眾媒體與社會課程經常著墨的議題。反之，「媒體識讀」則非常強調另一套課程鮮有討論的批判意識、自主「培力」(empowerment)，以及「教育／學」(pedagogy)等內容。

還有，本課程內容劃分成「媒體」、「訊息」、「閱聽人」等單元，無可避免地割裂整體傳播活動，使得傳播看似為線性單向的過程。其實，傳媒、訊息內容，和閱聽人處於彼此牽動的狀態；也因此，各個主題理應相互指涉，學習上可以彈性連結、前後印證，而不必然依序遞進。例如，教學無妨將「閱聽人當家作主——單兵作戰篇」(第十七章)接續本章之後討論，以養

成學習的正向觀念和態度，並強化個人應對媒體的信心。

三、「媒體識讀」的重要概念／原則

1. 核心概念

針對識讀教育，國內外文獻資料經常引用／陳述少則一個、多達八項概念／原則，來標誌課程教學的核心重點（參見Hobbs, 1998；Layzer & Sharkey, 1999；陳世敏, 1999；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2000）。事實上，這些提法理念接近、脈絡相通，所以為簡約條目，底下且融入Altschull (1995: 440-443)「新聞學七大法則」(the seven laws of journalism)的部分要義，重新歸納為四項概念／原則：

新聞學

新聞學七大法則 (the seven laws of journalism)^②

- 第一：在所有新聞報業制度當中，新聞媒體都是政經權勢的代理人。
- 第二：新聞媒體的內容，總是反映資助者的利益。
- 第三：所有新聞報業制度皆立基於表達自由的信念，但對其中意涵卻有不同的定義。
- 第四：所有新聞報業制度皆贊同社會責任論，宣稱服務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並聲言提供人民接近使用的權利。
- 第五：任一種（自由市場、馬克思、發展）新聞報業模式，總認為其他模式有所偏差。
- 第六：新聞院校傳輸社會的意識型態和價值體系，無可避免地協助掌權者繼續控制新聞媒體。
- 第七：新聞報業的實際運作，總是有別於理論。

(1)人們生活在一個媒體建構的世界當中；換言之，閱聽大眾的見聞可能是人為（有意或無心）形塑，而未必是真實自然的。

識讀教育本於，知識／真實乃人們為了生活所創造，是團體和文化的產物之「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所以，閱聽人必須認知：媒體／傳播者建構／創造出來的內容，與現實情境必有所差距，不僅虛構的電影情節如此，「真實」的新聞報導亦然。

(2)媒體的運作與表現(隱)含有意識型態——出資者的價值觀／利益；因此，閱聽大眾必須注意，或甚至提防的是，媒體難免充當其「幕後老闆」的代理人。

所有傳媒——尤其是自我標榜客觀中立——內容，無不代表特定立場或反映某種信仰／價值觀。明顯易見的例子，就像是政黨媒體的選舉報導，難脫特意偏袒自家或打擊對手之嫌。或者，宗教傳媒當然著重於宣揚自身的教義信仰。所以，無論出自經濟營收、政治考量、社會關懷等，媒體之經營運作，勢必重視／符合資助者的利益或理想信念。

(3)媒體擁有獨特的符碼形式、美學觀，以及作業常規；換言之，媒體的類別形式決定其訊息結構，進而影響閱聽人(對於刊播內容)的感知與評估。

不同類別的媒體各具特色；例如，電視可以呈現具體的場面、刺激動人的鏡頭畫面，因此較容易激發閱聽人——特別是兒童——的情感反應，報章雜誌則因為篇幅大、報導量多，能夠提供較深入完整的資訊。所以，閱聽人不僅對訊息內容有所反應，也深受傳媒形式／科技特質的影響。

(4)媒體訊息的意義，(其實)可以由接收者決定；因此，閱聽人不必然完全接受，甚至可以拒絕／否定媒體所傳達的意義。

閱聽大眾不滿傳媒的惡劣表現，卻往往充滿無力感，似乎只有逆來順受一途。但情勢未必如此悲觀，閱聽人可以拒絕接觸傳媒，或是將新聞、廣告「倒著看」；更積極的做法還包括，打電話或投書抗議，甚至結合志同道合者，集體向傳媒或有關單位表達心聲，以促成改變、維護自我權益。

2. 批判概念

媒體識讀教育，必然論及並強調「批判」(critical)觀念／態度／知能的重要性(參見Masterman, 1985: 24-26; Considine, 1995; Semali & Pailliotet, 1999; Alvermann & Hagood, 2000)。國內亦有學者指出，「媒體素養教育的課

程……著重在啟發學生批判思考能力。」(吳如賢, 2003)美國西雅圖地區公立學校，從1997年起推展的媒體識讀教育，就直接稱為「創造批判性觀眾」(引自尹萍, 2000: 125-126)。

何謂「批判」？當代社會學大師Giddens在《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中隱約指出，它是一種針對長期以來的既定觀念而發起的「攻擊」或「破壞」(廖仁義, 1995: v, 2)。陳世敏教授(1999)考察英文「critical」的含意，認為雖有「嚴厲的負面批評」之義，但也是「小心判斷」、「公平評價」或「修正」的意思；所以，該字中譯為「批判」並不理想，故建議採用「慎思明辨」／「思辨」取代「批判思考」。但「思辨」字面上固然顯得平和，仍有指涉廣泛之憾；另外，張錦華教授在接受訪問中更直陳，「思辨沒有權力的概念在裡面……光是思辨是不夠的，因為它沒有批判權力的意味與力量。」(見胡歌雄, 2001)

換個方式來釐清疑義，根據《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專欄作家Shermer查證，源出希臘文的「懷疑」(skeptical)一詞，意指小心探究與深思熟慮，所以「心存懷疑就是致力於批判性思考」(引自高涌泉, 2002)。美國傳播學者Shoemaker(1993)也引論，知性的「懷疑主義」實為批判思考的必備態度之一，而保持「反思性懷疑」(reflective skepticism)即批判心智之所在！所以說，識讀教學意欲啟發的批判能力，就是指閱聽人應該具備挑精擇肥的本領，切莫將傳媒內容——不管是廣告或新聞、無論出自偶像明星或政治人物——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毫無保留地照單全收。

批判性思考還講求從不同觀點，來看待事物、探討問題。傳播學門集大成者Schramm(1973: 95)，早年即已建議閱聽大眾，抱持批判立場以認識複雜的現實。尤其在媒體產業朝向整合壟斷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培養多方或反向、另類思考能力，以跳脫傳媒一言堂式的宰制，或避免只能隨著主流思潮沉浮擺盪。

越戰期間，在美國人心目中聲望甚至凌駕詹森總統的資深新聞主播W. Cronkite，曾經忠告教育工作者：

接觸各種傳播媒體。看電視，並且運用閱讀來加以支撐強化。這是我們能夠擁有，真正懂得行使公民權的理智人民的唯一方法。

我們應該教導懷疑精神 (skepticism)。對所有傳媒都須如此：質疑你閱讀的報紙，質疑你聆聽的廣播，質疑你觀看的電視。(引自 Kubey, 2000)

以上，Cronkite發諸理想信念的一席言談，不僅反映專業媒體人的高度自信與深切內省，更是批判思考的淋漓展現！反思自省以外，倫敦大學媒體教育學者Buckingham (2000: 217) 還指出，真正的批判不僅是持有原則的懷疑 (principled scepticism)，更在於樂意投入社會現實，結合個人直接經驗，並 (視適當情況) 採取行動改變之。

四、教育 / 學特色

在歐美各國，從事識讀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大多集中在教育領域，而非傳播系所。專業的差異，反映在識讀課程對於「教育」、「教育學」、「課程」、「教學法」等的內涵與實質操作之重視，這也可以說是「媒體識讀」和傳播 / 媒體系列課程的最大不同所在。以下，即分從「教學」和「教師角色」兩方面，概說本課程的特色。

1. 教學

針對傳媒的運作或媒體內容，識讀教學應從提問出發，促使學習者發表意見，並進一步省思個人的立論觀點，以及考量其觀點如何與歷史、政治或社會文化的脈絡接軌。另外，還可以安排學習者參酌比較互異的見解 / 觀點，以便觀照各自的優勢與不足處。

最重要的，「媒體識讀」貴在自主實踐：教學絕非理論傳授，或研究文獻的整理與記誦，而是劍及履及地發揮識讀能力。所以，除批判媒體外，應鼓勵學習者投書、call-in、上網，或藉由製作錄音 / 影帶來表達個人意見，繼而動員集結志同道合者，以團體的、組織性的力量和行動來改造傳媒、變化社會 (參見第十七、十八章)。

2. 教師角色

在教、學過程中，同樣具備學習者身分的教師，必須體認權力天平朝向自己這端傾斜；所以，要有自覺意識，與教學對象平等交流並期待任何可能的挑戰。具體而言，Buckingham (1991) 提供教師如下的建議：

- (1) 了解教學對象的所知見聞，並據以採取更開放的、提問式的教學。
- (2) 承認自己與教學對象，以及不同學習者之間存在訊息解讀的差異。
- (3) 感受意義是經由協商而來的，以及體認媒體——尤其對年紀輕的教學對象而言——或許適於產製新的，具備顛覆潛力的意義及樂趣。因此，應該尊重教學對象使用傳媒和解讀訊息的過程。
- (4) 鼓勵教學對象自行分析個人如何產製意義，再對產製的意義提問、質疑。
- (5) 反思並改變傳統師生關係；教學對象既為意義的主動產製者，自己就不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或發問者。

總之，批判教育學者Giroux，將教師喻為「轉化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她 / 他結合了「探究」、「反思」、「行動」，藉由增進學習者知能，以警示社會的不公義 (引自 Semali & Pailliotet, 1999)。這樣的譬喻，充分點出教育工作者的功能與責任所在。

小結

「媒體識讀」課程從生活出發，不高談理論、不奢言客觀，經由學習者交流各自的獨特經驗，來提升彼此應對傳播媒體的知識和技能。這門課，強調生活環境是被 (傳媒) 建構的；所以，閱聽人面對傳媒，即面對層層交疊的帷幕，必須以批判穿透之。其餘，就只有實踐、再實踐而已！

*本章第三、四節，另行整理為〈媒體公民教育的重要概念與教學特色〉一文，刊載於《師友》月刊，第436期，2003年10月。

註釋

- ①在這些用詞裡，「素養」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師積極引介提倡，也是政府教育部門推行的版本，但「識讀」一詞，本地社會亦廣泛使用，「公民教育」的普遍性，則遠不如前者。至於少有的「視讀」，如非該結案報告誤植，其實未嘗不可用以譯介（特別是）電視媒體的相關知識。譬如，《童年之死》（楊雅婷，2003）中譯本，即偏向採用「視讀」，來介紹有關英美青少年媒體／電視新聞經驗之研究。
- ②中文譯詞，徵引自《遠東英漢大辭典》、《英漢大辭典》（東華版），以及期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中文意義，參酌《辭海》、《東方國語辭典》、《新編國語日報辭典》的解釋。
- ③筆者長期在社區大學講授「媒體識讀」課程，屢有學員和校務工作者反映，「識讀」二字過於生冷，缺乏招生吸引力。因此，從93學年度（2004秋）開始，我不再堅持沿用多年的名稱，並期望更名後的「媒體防身術」，能夠提高社區民眾的閱讀興趣。
- ④對照公視董事長吳豐山（2003）所言：「……社會對媒體人及閱聽人之『素養』的責成與期待。如果，我們的媒體工作者不是進入大專院校傳播相關科系之後，或進入職場之後，才開始接受媒體教育……；如果……大家都從小接受媒體素養教育，那麼，台灣社會的媒體生態會不會有所改觀？」文字敘述，確實不容容易讓一般人理解媒體工作者和閱聽大眾的「媒體素養」之差別所在。
- ⑤2002年11月底，我參與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的「優質媒體素養」課程，事前據承辦人告知，中心必須多向社區民眾解釋，上課其實就是「討論如何讀報紙、看電視、看廣告……」；否則，有些人看到宣傳單上的「素養」一詞就不想參加。類似情況，也數度發生在筆者經常出席的各類媒體研習或講座活動當中。
- ⑥台灣大學、台北的中國、景文，和東南三所技術學院，中部的逢甲大學、中台醫護技術學院，以及南部的南華大學也曾經開設或目前仍有「大眾媒介與社會」、「大眾傳播與生活」等，以媒體素養／識讀為重心的通識學期選修課。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小組的多位老師，亦提及過往教授「大眾媒介／傳播與社會」，業已融入識讀的內涵。此外，國內新聞傳播系所的「媒介批判」課程，也多會括有識讀課程的內容與理念。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教育部（2002）。《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

陳世敏、孫秀憲、吳翠珍、林芳玫（1999）。《「媒體素養通識教育課程研究室」之成立與規劃》結束報告。台北：政大。

陳世敏（1999）。《媒體素養通識課程規劃》，《規劃媒體素養通識教育課程成果報告》。台北：政大。

吳翠珍（2004）。《媒體素養與媒體教育的流變與思辨》，翁秀琪主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下冊。台北：巨流。

吳知賢（2003）。《教學導論》，《大家說廣告》。台北：富邦文教。

廖仁義譯（1995）。《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台北：唐山。

尹萍譯（2000）。《高科技、高思維》。台北：時報文化。

胡耿維（2001）。張錦華老師深度訪談記錄。

高涌泉譯（2002）。《懷疑的價值》，《科學人》第4期，32頁。

楊雅婷譯（2003）。《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下長大的孩童》。台北：巨流。

吳豐山（2003）。《大家一起切碰媒體素養》，《大家說廣告》。台北：富邦文教。

英文部分

Altschull, J. H. (1995) *Agents of Power*.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Alvermann, D. E. & M. C. Hagood. (2000)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New Tim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3 (3).

Baran, S. J. (2002)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ulture*. 2nd Ed. US: McGraw Hill.

Buckingham, D. (1991) Teaching about the media. In D. Lusted (ed.) *The Media Studies Book: A Guide for Teachers*. London: Routledge.

——. (2000) *The Making of Citizens*. London: Routledg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2000) Core Concepts & Key Questions. in *MediaLit Kit*. Los Angeles: CML.

Considine, D.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 Literacy: The What, Why and How To's. *Telemedium*, 41 (2). 引自阿帕拉契州大網頁：

<http://www.ci.appstate.edu/programs/edmedia/medialit/article.html>

DeFleur, M.L. & E.E. Dennis. (2002)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Duncan, B., et al. (1989) *Media Literacy Resource Guide*, Ontario: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 Frechette, J. D. (2002) *Developing Media Literacy in Cyberspace: Pedagogy and Critical Learning for the Twenty-First-Century Classroom*. CT: Praeger Publishers.
- Hiebert, R.E., D. F. Ungarait, and T.W. Bohn. (1991) *Mass Media VI: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 Hobbs, R. (1998) 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 (1), 16-32.
- Johnson, L.L. (2001) *Media, Educa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Kubey, R. (2000) Media Literacy: Required R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High School Magazine*, 8 (7): 29-33.
- Layzer, C. & J. Sharkey. (1999)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s an English Language Content Course in Japan. In Semali, L. M. & A. W. Pailliotet. (eds.) *Intermediality: The Teachers' Handbook of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Lusted, D. (ed.) (1991) *The Media Studies Book: A guide for teachers*. London: Routledge.
- Masterman, L. (1985) *Teaching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Potter, W. J. (2001) *Media Literacy*. 2nd Ed. CA: Thousand Oaks.
- Rubin, A. M. (1998) Editor's Note: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 (1), 3-4.
- Schramm, W. (1973)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emali, L. M. & A. W. Pailliotet. (1999) Introduction : What Is Intermediality and Why Study It in U.S. Classrooms? In Semali, L. M. & A. W. Pailliotet. (eds.) *Intermediality: The Teachers' Handbook of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hoemaker, P. J. (1993) Critical Thinking for Mass Communication Student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98-111.
-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1988) 3rd. College Ed. New York: Gramercy.
- Zettie, H. (1998) Contextual Media Aesthetics as the Basis for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 (1), 81-95.

- 一、說說看，使用「媒體素養」或「媒體公民教育」來描述本課程學習內容的意義／優點何在？
- 二、你最經常接觸／欣賞那一種傳播媒體及內容？請分別從「解讀（意義）」和「批判」的角度，向大家介紹說明。
- 三、在你的生活周遭，誰（最）應該增進識讀媒體的知能？為什麼？我們能夠如何幫忙充實她／他的識讀知能？
- 四、如果由你來規劃這門課，你會如何安排教學環境與學習內容？（想想看：你喜歡何種上課方式？欣賞什麼樣的學習夥伴——教師和同學？）

延伸閱讀

- 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第八章〈老師與學生〉，《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台北：巨流。
- 余陽洲。(2002)・〈危機、亂源、媒體識讀〉，《媒體識讀教育》月刊，第二十三期。

多重觀點下的大眾傳播媒體

◆余陽洲

根據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的網頁資料，截至2002年底，全球網路人口高達6億6500萬，到2005年將可突破10億的規模。轉看國內，八成以上家庭裝接有線電視；另外，資策會公布，本地上網人口至2003年3月為止高達867萬，而行動電話的有效門號數也早已突破2300萬，不但超越總人口數，更成為世界上手機最普及和應用密度最高的國家。

雖然傳播新科技的角色日益顯著，卻並未損及書籍、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深植人心的事實。根據一百多位來自各領域學者專家的推舉，印刷術為2000年來改變人類歷史的偉大發明之一，其地位非但不輸，甚至略勝電信科技、電腦，或國際網路一籌（潘恩典，2000）。還有，無論是《哈利波特》、《魔戒》掀起的全球風潮，或《流星花園》、《飛龍在天》締造的高收視率和話題性，在在顯示傳統大眾媒體的魅力未嘗稍減。

以下正文，援用「大眾社會」等五種理論來說明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及其功能／影響。儘管立場互異，這些理論都是從宏觀角度切入，探究媒體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更重要的，各個觀點並陳，適足以反映第一章強調之多元解讀／精神，同時也提醒我們，閱讀媒體不僅是個人的充實與修為，更在於變化媒體生態，進而改善整體社會環境。